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四

序

詩名物疏序

孔子所雅言者詩書執禮而已論語於書禮不數數獨詩至十二舉而不以為煩豈非可與言者之難哉當時學詩者惟子貢子夏為聖人所深取二子之言詩以世儒觀之如收經而引其足也不知書禮意盡於言而詩不盡於言二子於其虛圓微妙不可控搏者而以意逆之明乎非世儒所可幾



矣夫詩有實有虛虛者其宗趣也而以穿鑿實之實者其名物也而以孤陋虛之欲通經學古以遊聖人之樊豈可得哉詩自毛鄭上下其凡六家半軼不傳今立於學宮者其解詩皆解他書之法也既非風人之趣若夫草木鳥獸諸名物之類非援據不明非參伍不覈顧往往置而不言則比興之義微矣陸璣作疏良有意於此鄭樵氏以支離目之迨自爲昆蟲草木略也謂以儒生而識田野之物農圃而兼詩書之理可無餘憾矣然僅僅三百

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語焉而不詳亦奚取焉海虞馮君復京童習是經久而有得取疏略而廣之綴集昔聞參以新義自鳥獸草木而外如象緯堪輿居食被服音樂兵戎名見於經者種種具焉足以補陸鄭之遺而起其廢疾至詩人之意則存而不論俟讀者虛心而自得之此於孔門之言詩不庶幾近之也哉近世竺乾之學其徒有教有宗教可以義詮而宗不可語解竊謂詩之可悟而不可傳也蓋與宗門同風然則君之此編其可釋者釋之

學者所知也不可釋者闕之學者所未易知也

毛詩古音攷序

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
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
修著書始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爲古韻也余少讀
詩嘗深疑之迨見卷軸寢多彼此互證因知古韻
自與今異而以爲叶者謬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
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
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

攷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
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證
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音可
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韻之於經所關若
淺鮮然古韻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正
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幾於廢此不可謂之
細事也乃寥寥千古至季立始有歸一之論其爲
功可勝道哉世有通經學古之士必以此爲津筏
而簡陋自安者以好異目君則不學之過矣蓋余

嘗言季立有三異而或者之言不與焉身爲名將手握重兵一旦棄去之鉞鉢蕭疎野衲不若一異也周遊萬里不可羈紲而辭受硜硜不以秋豪自緇二異也貫穿馳騁著書滿家其涉獵者廣博矣而語字畫聲音至與繭絲牛毛爭其猥細三異也若夫爲今詩從今韻以古韻讀古詩所謂各得其所耳奚異焉余旣以解或者爰次其語於簡端俾世得君爲人之大略云

春秋左翼序

左氏之用不盡于說經而善說經者無如左氏彼其事判于數世之後而幾隱于數世之前或以一事基敗或以一人創治或內算失而外以猖或微釁萌而鉅以壞要以絲牽繩聯迴環映帶如樹之有根株枝葉扶疎附麗使人優游浸漬神明默識而忽得其指歸二百四十年之成敗宛如一日七十二君之行事通爲一事故曰奇也漢魏以上經傳單行元凱氏始以傳從經而于其無所主名者則強爲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異

之說以盡其變例是徒知以公穀讀左氏而不知以左氏讀左氏徒知合經以爲左氏重而不知離經以爲春秋用也余每歎春秋以聖人經世之書而爲章句小儒割裂破碎皆始于不善讀左氏故耳王君子省癖左有年旣已獨詣其深而苦學者算海量沙出沒委頓遂專主以經而類從其事使開卷了然無俟沈酣反覆而聖人經世之大法目擊而存以一洗元凱始事終義之陋昔人之論管子也以爲變司馬法之鈎聯蟠踞者而爲直截簡易故其法可以進攻而不利退守夫世豈有不守而能攻者哉故余謂之書也不特左氏之螿弧抑亦春秋之墨守也歟

宗儒語略序

南臯鄒子還廬陵郡多士往稟學焉南臯子討論之暇采先儒語之發明心要者彙次成編名曰宗儒語略余讀之未嘗不挾策而歎也夫學必有宗如射之的也儀的在前持弓以赴之蔑不中者不知其的將貿貿然用力彌勤而命中彌遠的者何

吾之初心是已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手任行不以足探物此豈待於外索哉譬之魚鳥至渺小耳而飛雲泳川不借之人力何者道自足也不知其足猥以見聞智故益之矜飾於仁義而雕績其毛彩苟以譁衆市聲可也何道之與有傳曰言有宗事有君故知心為君則矜綴脩為妄自外襲者皆臣妾也知見心為宗則擬議識知多而迷始者皆支裔也古之明此者不少矣而六先生為尤著能繇此而學之思過半矣或

曰是心也人人有之奚學之為余曰不然木有心而不鑽則不然地有水而不浚則不達六先生之言相人以鑽之浚之者也而非能奉水火以益人者也書若干卷余小子題其卷首

國朝從祀四先生要語序

君子之學知性而已性無不備知其性而率之以動斯仁義出焉仁義者性有之而非其所有也性之不知而取古人之陳跡依倣形似以炫世俗之耳目顧其於性則已離矣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

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蓋由仁義行者性之所之無入不得而行仁義者以己合彼卽劬勞刻畫巧爲之摹而畔援欣羨之私已不勝其憧憧矣此繇於倫物之明察與否而明與察則余之所謂知性也孔氏之教以是爲儀的而當時之徒已不能盡出於一蓋聞道者不時有而抱咫尺之義亦庶幾可以寡過如是而已漢唐宋以來學術有明若晦而莫盛於國朝河東薛先生寔始倡之雖學主復性而孤倡於久晦之餘其說猶鬱而未

暢至白沙陽明兩先生橫發直指孔孟之宗豁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弗可尚已不察者猶病其言靜也鄰於寂言知也疑於偏則未深考於孔孟之學故也孔廟從祀之議累代不決今上始采公卿之說斷然以薛陳王三先生入祀而敬齋胡先生亦獲與焉豈有感於知德之難而取其馴行亦足爲俗學之鍼砭也歟學者誠知性矣不患無行誼而知之未徹或至爲無忌憚之中庸此又司世教者之慮也祝君介卿學以新建爲鵠然謂二先

生語不可以弗廢并錄其要以示學者而屬余序之嗟乎學者誠得學之宗則四先生之言皆問津孔門者之先鞭也而胡能低昂之輒以是爲復不知亦有當於介卿否也

刻傳習錄序

國朝理學開於陽明先生當時法席盛行海內談學者無不稟爲模楷至今稱有聞者皆其支裔也然先生旣沒傳者浸失其真或以知解自多而實際未詣或以放曠自恣而檢柙不脩或以良知爲

未盡而言寂言脩畫蛇添足嗚呼未實致其力而藉爲爭名挾勝之資者比比皆是今傳習錄具在學者試虛心讀之於今之學者爲異爲同居可見矣此不獨徵之庶民難於信從而反於良知必有不自信者楊侯爲冀州修政之暇思進厥士民於學而刻是編以嘉惠之語云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自是四方之觀者以愛人驗侯而又以易使驗州人今先生之道大光於信都而一洗承學者之謬余之願也乃不揆而序以貽之

京學志序

高皇帝定鼎金陵投戈講秬首重教事方以吳紀
歲簡名名儒許存仁爲京學教授 御極之明年
卽以興學詔天下庠序彬彬達於四海而實自金
陵始也由洪武而來甫三百歲儒風士行日以浸
盛毘陵張君履正典教是邦謂金陵建首善爲天
下始 王言國典爲世法程而闕焉不載後則何
觀乃授簡諸生俾爲之志發凡起例業有端矣而
以遷秩去何君琪枝張君禮化至相與繼圖之而

志始成屬余稍稍刪潤之以傳余聞古者奠先師
於學而無廟蓋郡邑之有學羣子弟學道與秬於
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所自故有釋奠釋菜之禮
以著其不忘唐宋之世廟事孔子而無學則不知
所以事先師者爲何說而其失遠矣慶曆始詔舉
之而士不滿三百不得立學亦未能盡達於天下
然則由今之道而不失古之所爲惟 昭代爲然
多士試講於此編憲章 謨訓雍容詩禮瞻 廟
堂而駿奔俎豆之事備課士業而圖書射飲之用

悉非肆不居非典不敦卽節文度數未盡如古法而行可興也况其如 昭代之懿者哉昔老莊以聖智禮樂爲滑性命櫻人心之具彼誠見學者離性畔道而文之無以爲也若舜在深山之中木石鹿豕之與俱亦豈有詩書方策之觀簠簋鍾鼓之飾哉然舜得其與野人同者以爲聖而士嫻習禮文被服儒雅或不免爲老莊之所詘此可以知學已夫學不能知性非學也知性矣而不能通死生外禍福以成天下之務非知性也記言金陵俗毅

且美士清以邁重廉恥而薄榮進任質直而絕浮巧今土風良然學者能因其有相與學而明之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亦勉焉以從上之教化庶不虛師友相成之意而無媿於都人士也已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敢誦以爲多士勸

忠節錄序

嘗攷遜國諸臣仗節死義與藏名遠舉者至不可勝數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世無敢頌言其忠者迨 今上登極詔下大京兆始仰承

德意建祠治城錄其尤著者百十有八人春秋
祀之旌羣哲之義烈化兆人之肝膽脩二百年之
軼事挽千萬世之頽風嗚呼盛矣但事舉一時不
無闕略少宰李公廷機少宗伯葉公向高增入若
千人頃大鴻臚張公朝瑞以舊京兆攝府事顧瞻
祠宇慨然興歎謂當時事蹟散見他書者尚多有
之乃芟繁剔僞合爲一編復增入者若干人於是
幽潛悉著祀典大備而知公之摩世厲鈍者意深
遠矣以余夙奉周旋感激名義乃出以眎之而并

屬爲序余竊惟 高皇帝剪除兇殘鴻業未固必
得 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微獨 國朝爲然漢
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籍第令如盈
如建成如德昭必無幸矣由此言之 文皇帝始
天之所興以長我王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
臣工人人楊蹇爭攀龍鳳之馭絕跡羊豕之羣豈
不竹帛可期身名俱泰哉顧二心鮮媿百羣皆奔
天柱折而將傾人綱弛而莫振究且貴富熏心廉
恥道喪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沈於淵周

武興而夷齊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應乎人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蓋三子非湯武節不顯湯武非三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寔有相成者哉余鄉陳諒之弘治中爲武選得諸臣事於故牘中銓次爲集家世寢遠書以不存余嘗恨之近得十數家又詳略殊方舛誤錯出得公一加勘定勒爲不刊自是忠魂揭於日月烈氣長爲風雷足令括囊全軀懷姦嫉善者誦其言論其世卽幸逃於指視寧無忤於衾影然則世之回其頑鄙勉爲忠孝者未必非此書力也公博雅好古遇事成書嘗輯貢舉考南國賢書孔門傳道集皆有禪風教而此編爲尤著云

漢前將軍關公祠志序

古之舍生取義殉爲明神者多矣而漢前將軍關公最著公廟祀遍天下山陬海澨罔不庀飭而在解梁最著祠自元胡琦志之先後凡幾脩矣而今大京兆趙公最著京兆公與公同郡人少卽嚴事公宦轍所至必以志自隨每有見聞應時改定其

用意甚勤頃蒞金陵一見余出此本令相參校而并屬爲序余固辭弗獲乃稍稍增損而緒正之分爲八卷已定可繕寫漢末羣雄奮爭惟利是視士不幸而出於其時能以義自立者鮮矣公獨能識帝胄於草茅之中委身事之顛跌撼頓如水之崎嶇委曲歷萬折而未嘗不東也嗚呼難已當是時曹操以鬼蜮之姦不知禮義爲何物亦信公大節有凜然不可奪者權與公爲仇雖智能害公而於其物不難以矣禮葬之此非精忠血誠有以深服

兩入之心而折其氣不能也嘗竊謂公之一死稍明大義者或可勉爲至於自始至終不以死生利害爲秋毫顧慮則公蓋篤於道者而史臣但稱公以萬人敵爲國虎臣淺之乎知公矣公少出入兵間雖嗜左氏春秋略皆上口其得從容學問當亦無幾而乃能挺特自信動軌於義豈其勇烈忠奮出於性而然歟抑亦聞而能踐其專壹眊世儒耳學顧有獨至者歟公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以照萬方心在人以表丹誠丹誠者

信義也公之晰義如此五代王彥章嘗稱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言校公何啻土苴而持此猶能爲世忠臣況如公者其皎然與白日爭光復何疑哉公之赫赫不繫志之有亡蓋人之嚮往不足者非志無以寄也拜公祠而識其面目無不勃勃感動況讀是編而詳公之本末與世所以尊事之者卽姦表媚嫉之夫有不踧然泚頰而易慮吾不信也夫世知慕公者衆京兆公獨能追其遺烈嚴而志之以風示來世京兆公於是不可及已

老子翼序

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至以爲談兵而作豈其佳兵善戰之言亦有以啓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唯兵爲喜強而猶然以柔詘卽無之而不柔可知已柔者剛之對也道無不在而獨主柔而實剛何居余曰老子非言柔也明無爲也柔非卽爲道而去無爲也近剛非外于道而去無爲也遠故自柔以求之而後無爲可幾也夫無之不能不有猶之柔之不能無剛也而建

之以常無有夫建之以常無有則世之仁義聖智
不至絕而棄之不止也是亦歸於舉一而廢百者
耳余曰老子非言無之無也明有之無也無之無
者是滅有以趨無者也其名爲斲斷有之無者是
卽有以證無者也其學爲歸根夫苟物之各歸其
根也雖芸芸并作而卒不得命之曰有此致虛守
靜之極也蓋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卽道
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卽空得有而不得無故
老言有卽無誠知有之卽無也則爲無爲事無事

而爲與事舉不足以礙之斯又何棄絕之有故曰
老子明道之書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
食無異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訓稍志於學而苦
其難入有談者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
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戶之有樞也參
之近儒而又有合也自以爲道在此矣顧數年以
來觸塗成窒有窒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
蓋未嘗暫去於懷也頃歲困衡旣久浸以成疴偃
息之餘俄有獨寤乃喟然歎曰鄉也未嘗不非意

識而或思離識以求寂未嘗不貴無心而不知本
心之自無知慕清淨而不知無垢之非淨知有真
我而不知無物之非我皆談者有以誤之也自此
馳求意見了無朕兆而余亦幾爲無事人矣時友
人翟德孚好言老子間舉以訊余余以近見疏之
德孚未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爲之解因取家藏老
子故暨道藏所收徧閱之凡六十有餘家富哉言
乎其中畔道離經之論雖往往有之而合者不少
矣吟言廻環繼以太息嗟乎老氏五千言或以爲
盡容成子書列子又以谷神不死爲黃帝書故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古之聖人可
以明道不必盡已出也況余之于斯秋毫之端萬
分未處一者乎於是輟不復作但取前人所疏手
自排纘爲一編而一二膚見附焉德孚亦方解陰
符未就也俟其成當竝出以示學者今姑序之藏
于家

莊子翼序

老子在晚周著書上下篇明道德之意而列御寇

楊朱亢倉楚莊周皆其徒也諸子惟楊朱無書列子在晉末書始行疑後人取莊子爲之者故太史公作列傳獨不及列子亢倉子唐王士源所著關尹子雖高嬰兒蕊女等語時時尚無之亦後世知道之士所託爲非其真也莊子舊傳五十三篇今存者三十三篇外雜篇間有疑其僞者乃內篇斷斷乎非莊子不能作也然則老氏門人之書傳于世者唯莊子耳余旣輯老子翼若干卷復取莊子疏義閱之采其合者爲此書名之曰莊子翼老之

有莊猶孔之有孟也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與孟子同時孔子未嘗攻老莊也世之學者顧諳諳然沸不少置豈以孔孟之言詳於有而老莊詳於無疑其有不同者歟嗟乎孔孟非不言無也無卽寓于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彼老莊者生其時見夫爲孔孟之學者局於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爲必通乎無而後可以用孔孟之有於焉取其略者而詳之以庶幾乎助孔孟之所不及彼禮樂仁義之云孔孟旣丁

寧之矣而吾復取而贅之則何爲乎此老莊之雅
意而非其創爲高也不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
下者謂之器固孔孟之言也今第易道器爲有無
轉上下爲妙徼其詞異耳以其詞之異而不知其
意之同是攻之者之自病也曾足以病老莊乎孔
孟老莊閔學者之失其性也而爲之書以覺之不
知反其性而嘒嘒然同異之辨非余之所知也

刻考古博古二圖序

聖人制器尚象厥義深遠後世寢以不存鼎盤量
銘間見于經而手不拊敦彝之器目不存蟲魚之
書抑已久矣漢宣帝扶風鼎竇憲仲山甫鼎徐之
遴荆楚諸古器班班史策中世未甚寶之唐初東
巡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乃有墨本猶未見圖
鍾鼎款識於錄者宋皇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款
以爲書呂大臨考古圖出焉劉原甫歐陽永叔李
公麟各爲傳錄以至晏惠開趙明誠董道黃伯思
翟孝年王侁薛尚功紛紛論述而莫備于博古圖
蓋宣和間盡人主之力極其蒐討窮山古塚破掘

始盡三代之器來獻者至六千餘數秦漢諸物非殊特者不收何其富也是時博雅好古之士廣覽經傳求其源委而人主復賞其識鑿味其議論以爲一時之盛然第爲玩物喪志之資而于古制器尚象者未嘗過而問焉未幾尚方所儲歷代重器僅以給燔烹食戎馬豈不悲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無形而器有象如犧尊之重遲雖敦之智辨黃目之清明山罍之鎮靜壺尊著尊之質樸使人指掌而意悟目擊而道存

皆有不言之教焉故曰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至若柱爵懲濫饗饗戒貪山觚防酒觸事著警凡以成德而礪行抑其次也原父謂禮家之制度小學之文字譜牒之謚系靡不有資猶爲末務乃上不能契道下不以飭德而持爲耳目之玩則宣和君臣之失也適足爲戒而已二圖流播旣久臨移失真新安吳弘甫氏重刻之以古玉圖附焉而屬余爲序余閱世之不原本始而第以玩物爲也輒述所聞以遺之

上元縣志序

上元古金陵自諸葛武侯稱爲天府之國孫吳寔始都焉六朝嗣起文物勃興而規摹建立未離偏霸至我太祖高皇帝藉江左之力奄甸六合定鼎於斯雖一再世徙都北平而二京並建與豐鎬爭烈非復六朝之舊矣顧其因革盛衰之際載於典冊者自南徐州記丹陽記以下若景定建康志金陵新志各有所明入國朝陳太史魯南撰南畿志金陵世紀陳中丞宗之撰金陵人物志於邑

未有專述萬曆壬辰邑侯程公三省謂神州赤縣文獻甲天下而志獨闕如無以備攷覽存法誠也乃屬鄉先生李公登文學盛君敏耕陳君桂林攬衆說摭遺事芟繁取要而成此書若夫地理文學祠祀食貨兵衛與夫良吏名人忠義孝友高行隱佚儒林文苑靡不備載而列女方伎若事之不可吐棄者咸附焉總之爲若干卷於是數百里之內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程侯將刻而傳之以余爲都人與聞其事請叙於首簡余以謂先

王之政辨疆域程土方稽俗尚慎封守靡匪以適治而已顧興敗之繇其來以漸苟非早見而力挽之則莫之能救若是書所載其龜鏡也何者觀其戶口則由登而耗賦役則由省而繁財費則由縮而贏吏治則由良而窳人才則由實而虛物力則由富而貧民俗則由醇而薄降本流末何莫不然斯非爲人牧所宜加意邪宋元祐間伯淳先生爲邑簿如國史所紀稅均訟簡與夫脯龍池之神物折道傍之黏竿事甚微淺乃邑之人瞿然顧化俎豆至今以余所覩記嘉靖中則程公燿恩施甚厚百姓歌之今志成復屬之矣蓋有造於是邦者先後五百年而皆出程氏何其盛也藉第令爲民父母者皆若而人卽國家豐鎬萬年之盛將永永是賴非獨爲一邑計而已余嘉諸君子發凡證例以筆削爲已任又覩侯之審於政體能知所重而亟圖之也故樂書之俾後之覽者知轉移之機厥有所寄必有憬然而寤者焉

荆川先生右編序

荆川唐先生於載籍無所不窺其編纂成書以數十計嘗語其徒曰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之諸史可以見古人經綸之跡又次則載諸世務可爲應用資者數者本末相轉皆有益之書餘非所急也所輯最巨者有左編右編儒編詩編文編稗編凡六種世所行左編文編稗編餘未出也司成劉公幼安朱公文寧頃蒞南雍業以正學爲多士鵠矣已復欲以經濟導之則取右編刻焉余藏先生彙本部分未定且漢唐名奏遺軼尚多幼安因擇

其要者補入而緒正校讐則文寧有力焉刻成俾余爲序余惟學者患不能讀書能讀書矣乃疲精力於雕蟲篆刻之間而所當留意者或束閣而不觀亦不善讀書之過矣夫學不知經世非學也經世而不知考古以合變非經世也古之善醫者於神農黃帝之經方秦越人之難經靈樞甲乙葛洪陶隱居之所綴緝咸洞其精微其於簡策紛錯黃素朽蠹老師或失其讀與曲士或竄其文者無不貫穿而辨晰之矣又必樂義耐事急於生人而亡

虞主人之奪精斯能動而得意攻邪起仆如承螭而撥之也藉令不由經論而以情揆疾曰古法新病不相能也而第多其藥以幸有功則相率以趨於斃而已是編自周秦以迨勝國任士之所勞謀臣之所畫凡爲醫國計者班班在焉中間矯拂嗜欲指陳利病與辨別忠衰而處其進退人主虛心采納而言者亦精意體國不啻燭照數計然何其盛也卽有言未忠忠而未盡用者其回隱蠱壞之狀亦因可考見而無所從遜蓋非特得進言之法寔善敗得失之林也其可忽諸語云學書紙費學醫人費夫執古之法而不知變者非也懵於古學而徒費人以嘗試其胸臆非之非者也學者冀無蹈其轍必以此編爲嚆矢矣

刻蘇長公集序

古之立言者皆卓然有所自見不苟同於人而惟道之合故能成一家言而有所托以不朽夫道莫深於易所謂洗心以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者也聖人歿其吉凶同民者故在而退藏之義隱

矣學者不得其退藏者而取已陳之芻狗當之故
識鑿之而賊才蕩之而浮學封之而塞名錮之而
死其言語文章非不工且博也然械用中存神者
不受以眡夫妙解投機精潛應感者當異日談矣
蘇子瞻氏少而能文以賈誼陸贄自命已從武人
王彭遊得竺乾語而好之久之心凝神釋悟無思
無爲之宗慨然歎曰三藏十二部之文皆易理也
自是橫口所發皆爲文章肆筆而書無非道妙神
奇出之淺易纖穠寓於澹泊讀者人人以爲已之

所欲言而人人之所不能言也才美學識方爲吾
用之不暇微獨不爲病而已蓋其心遊乎六通四
闢之塗標的不立而物無留礙焉迨感有衆至文
動形生役使萬景而靡所窮盡非形生有異使形
者異也譬之嗜音者必尊信古始尋聲布爪唯譜
之歸而又得碩師焉以指授之乃成連於伯牙猶
必徙之岑寂之濱及夫山林杳冥海水洞涌然後
恍有得於絲桐之表而水仙之操爲天下妙若矇
者偶觸於琴而有聲輒曰音在是矣遂以謂仰不

必師於古俯不必悟於心而敖然可自信也豈理也哉公著作凡幾所謂有所自見而惟道之合者也而於易論語二傳自喜爲甚此公所以爲文者而世未盡知也經解余向刻於滄州茅君孝若復取公諸集合爲此編而屬余爲序爲書此簡端令學者知循其本云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五

序

養正圖解序

高皇帝開建鴻業更立三才爲帝者首乃海內甫定卽垂意根本至計博選耆艾魁壘之士從太子諸王以遊已 命諸臣講讀經書暇開陳明君良相孝子忠臣諸故事及時政沿革民間疾苦之類已又 命繪農業艱難與古孝行圖以進蓋其爲教可謂本末具舉箴以復加已歲甲午 皇上命

皇長子出閣講學某以職叨從勸講之後竊愧空
踈靡所自效獨念四子五經理之淵海窮年講習
未易殫明我 聖祖顧於遺文故事拳拳不置良
繇理涉虛而難見事徵實而易知故今古以通之
圖繪以象之朝誦夕披而觀省備焉也某誠不自
揆仰遵 祖訓采古言行可資勸誡者著爲圖說
名曰養正圖解輒錄 上塵以俟 裁定夫聖須
學也學須正也而功必始於蒙養古者八歲而就
外傳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入大學學大藝

焉履大節焉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教之
故志使知廢興焉而戒懼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而
比義蓋積習見聞納之軌物故成材易也 皇上
範型在上不肅而嚴諭教條章直有方駕古人同
符 聖祖者某之寡陋如爝火然詎足以庚日月
之明顧塵露區區不爲河嶽所吐棄必將有繼某
而出者纘 聖志而成之矣特著之序以俟

國史經籍志序

自書契以來靡不以稽古右文爲盛節見於方策

可攷已我 太祖高皇帝伐燕首 命大將軍收
秘書監圖書及太常法服祭器儀象版籍既定燕
復 詔求四方遺書永樂移都北平 命學士陳
循輦 文淵閣書以從且輶軒之使四出搜討其
時 睿藻宸章旣懸象魏而延閣廣內之藏如觸
目琳琅莫可注視何其盛也 累朝通集庫 皇
史宍在所充物而宣德以來世際昇平篤意文雅
廣寒清暑二殿及東西瓊島游觀所至悉置墳典
迨雞林土蕃遣使求書文教遠播直與奎壁日月

激衝光明而宛委羽陵之有方之茂如矣繇此觀
之運徂則鉛槧息治盛則典策興盖不獨人主風
尚繫之而世道亦往往以爲候可無志哉劉歆七
略類例精已荀勗乃更著新錄析爲四部合兵書
術數方伎於諸子春秋之內別出史記經子文賦
一仍其舊繇近世史籍猥衆若循七略多寡不均
故謝靈運任昉悉以勗例銓書良謂此也今之所
錄亦準勗例以 當代見存之書統於四部而
御製諸書則冠其首焉

刻白氏長慶集鈔序

余少讀堯夫先生擊壤集甚愛之意其蟬蛻詩人之羣創爲一格久之覽樂天長慶集始知其詞格所從出雖其胸懷透脫與夫筆端變化不可方物而權輿槩可見矣樂天見地故高又博綜內典時有馱悟宜其自運於手不爲詞家谿徑所束縛如此近世宗尚子美往往卑其音節不復數第膚革稍近而神情邈若燕越非但不知樂天亦非所以學杜也曩鈔其警策若干篇冀曉世之冥貪封執以庶幾乎詩之用而豈以爲今譚稊者道哉霍丘李君近仁見而悅之謂雅道眩瞽之中刻而傳之當必有助而屬余題其簡端噫世且以余爲不知詩也已

書文音義便考序

世之切於用者莫踰乎書其易譌而難以還之古也亦莫踰乎書人言漢世學童能諷書九千以上得補爲郎故其時精於小學然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以束爲宋子雲以三日爲疊韓子以自營

爲私自古博學通人不能無失况後世乎蓋自籀篆變分隸興學者驚其支裔迷厥本根而柄文者亦復涇渭同流淄澠莫辨至於今而滅裂甚矣間有一二好古者是正其譌翻相怪異如隱侯見嗤於其君莒公召怨於其友豈不惑哉余友李君行周學廣經子之餘覃精字學規籀古而思紆繩之樸摩鐘鼎如親商周之世手披目玩積有季祀閔學者之瞽瞍也作書文音義便考一編間以示余蓋上之不欲鑿古而下之毋以駭世斟酌雅俗之間而漸還之正其用心勤矣顧余之疑於疇曩者數端輒以其崕略論之如草長爲之因借爲語詞而加草爲芝舟幔爲凡因借爲總計而加巾爲帆假借不明客主倒置世因滔滔仍而不反其疑一也如亨益爲享辟益爲僻知益爲智不知義異文同是名轉注而鳧續指贅莫之刊定其疑二也字同義判則韻部殊科乃一涯也而麻支並列一綸也而真刪兼舉用無兩端彼此殊押其疑三也如峙峙茲茲曉曉雁鴈始以傳寫偶差後輒二字悉

間而漸還之正其用心勤矣顧余之疑於疇曩者數端輒以其崕略論之如草長爲之因借爲語詞而加草爲芝舟幔爲凡因借爲總計而加巾爲帆假借不明客主倒置世因滔滔仍而不反其疑一也如亨益爲享辟益爲僻知益爲智不知義異文同是名轉注而鳧續指贅莫之刊定其疑二也字同義判則韻部殊科乃一涯也而麻支並列一綸也而真刪兼舉用無兩端彼此殊押其疑三也如峙峙茲茲曉曉雁鴈始以傳寫偶差後輒二字悉

載有若焦光爲先向平爲尚史籍並存莫能歸一其疑四也支支支支殊字同書蔡蔡蔡蔡誓之首無異已已已已之體莫別自篆變爲隸沿襲難更其疑五也如下之音虎馬之音姥服讀如迫降讀如攻毛詩楚騷參同太玄並同其韻而後世不知猥云爲協其疑六也古韻雖湮而梁陳季代尚存遺響自釋文行世韻略試士俗儒遂執部韻爲著龜視古音如芻狗是毛詩不如唐製沈約賢于孔子其疑七也此其大者餘叵殫論嗟乎士未有不通

古人之經而能知其義者亦未有不通古人之字而能知其經者學者尚繇此編而觸類以得之毋謂古道之終難還也

沈氏世傳錄序

金陵天下之一大都會也而民無土著士鮮完室則勝國時爲甚高皇帝定鼎於斯徙四方鉅族實之故今居金陵者率自四方來也而沈氏獨世爲長干人洪武中以罪適戍金齒尋自金齒復歸金陵兵燹崎嶇先後若干年而金陵之沈氏如靈

光之巋然而獨存詎不異哉嘉靖間韓峰公以進士起家御史公以馴行篤學爲時聞人而沈氏亦彬彬爲名族矣乃未竟其施而卒公長子宗明懼公之雅言懿行與公所傳先世之遺事久而軼也乃倣歐陽氏法作譜以譜之於是生卒行履居葬皆牽連以書而先朝誥敕薦紳贈弔之文附焉噫可謂有志者矣古諸侯卿大夫皆世其國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太史公當國亡族楛之餘搜輯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而已迨九品

中正之法行世家傳系數百年不絕雖未盡合於古法而崇本厚始之道未盡沒也今世譜學尤廢士大夫閱三數世迷其所出往往有之宗明爲此錄雖述自隱侯之裔然亦不欲遠引自其身上之至六世而止曰自吾所知者而已蓋其慎如此語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言一氣耳故子孫忘其先人而不錄是蹶根棄本之行也而今人之錄之也或不務紀實而妄有傳會以爲名高其異於忘而不錄者幾希宗明心恥焉特述其灼然可據者

次於編使凡所繇以出者咸知其本知本則重親重親則勸睦而風化之美自沈氏始焉斯無負於金陵之故家也哉余與宗明爲文字交間出斯錄示余余觀之嘆今之君子莫能以爲也故喜而序之且知繼韓峰公以亢厥宗者必宗明也

姑孰李氏家譜序

余聞譜與國史等所以聯族屬而興孝弟者也古者宗法明世系重世儒至有以譜學名其家者晚近官司無教令而世家復無以倡之收族睦宗之

道鬱而不彰不惟風醜俗降卽士大夫之有材力者智慮施爲或足以及人而於同姓之親顧有所未至出之無本而行之必倍其不足以有立無怪也姑孰李汝節君恐世德湮而族屬離慨然以譜爲已任抑可謂有志者矣李氏可知者自節度公有聞靖康間世有名德國初太守伯羽公能識真主於草昧之中率其徒陶公安往迎之 高皇帝一見柄用以所得首郡畀焉未竟其用而歿嗣後州郡藩臬侍從之英比肩而起言世家者必稱

所賞齋 卷之一 五
之載之郡志可攷也而莫盛於伯羽公藉第令天
假以年龍變雲蒸稱忠令甲其功業豈減陶公哉
公之材有造於國而未食其報宜其子孫蕃而世
德茂如此汝節少以孝聞頃繇鴻臚出丞嘉禾不
以卑官自菲薄節用愛人藹然有循吏之風此豈
徒以材力意氣勉強於外者所能辦邪余知是譜
出可以風邦國而化鄉人無疑也汝節乞序於余
輒書數言首簡而并致余相期之意汝節其勉之

汪溪金氏族譜序

休寧汪溪以金氏爲望宗唐廣明中曰博道者由
桐廬來杉溪爲新安始遷祖又自杉溪遷梅結已
又自梅結遷汪溪垂三十世歷七百有餘歲祖孫
德業相望於屏山練水間何其盛也古昔最重譜
牒之學近世學士大夫多忽不講而新安之俗獨
能加意於是故金氏之譜先後凡九修藏於族姓
第未板行耳嘉靖己酉院判君弁念其久而未續
屬六水陳君有守大加修葺譜迺復完至是四十
七年矣爰俾其弟參軍甫問序於余夫睦族莫媿

於宗法秦漢以來世無世卿而大宗之法廢所以合親尊祖猶幸有小宗之法也至小宗之法不行則族不可復合而先王之意蕩然矣有志者始汲汲於譜法以維之乃漢尚官魏晉尚姓南北朝尚詐譜之敝又復如此君子所以重歎於復古之難也余以謂非修其譜之難而能修身之爲難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德同姓同德異姓異彼其族以貴德耳後世九品中正之法立權歸右姓尊世胄卑寒士故世以門閥相高至托古名人之裔

以爲重何其蔽也君雅意敦宗合族而譜則斷以所知爲始其見甚卓且君與弟參軍皆篤於孝義勤行樂施白首相友愛足令薄者愧鄙者寬其過於人遠矣攷金之得姓昉於稔侯稔子賞若建迨兄子安上安上子敞敞子步皆封侯侍中與張安世七葉珥貂漢世衣冠以金張爲盛然自稔侯著忠孝大節至唐徙新安繼繼繩繩雖隱顯不同而同歸於忠厚今二君尤能修之不忘是金氏之亢宗者蓋自有在非第以閥閱相矜詡而已况是譜

也水木本源一開卷粲然在目孝子慈孫友兄弟弟之行有不勃然而興者乎然則師齊嬰之推祿廣范氏之義畝尊晦翁之家儀敦袁氏之世範族之人必有繼二君之心以行古之道者余因序是譜而輒及之以致屬望之意云

青陽陳氏族譜序

嘉靖戊午余始識青陽陳水部於場屋去之四十餘年其從孫明鼈與余兒周同舉於鄉爲人溫而恪蔚而有文余知陳氏之興蓋未艾也一日出其

家譜以示余曰此余世父一德一賓所修葺而族祖邦任及諸宗人之志也先生其一言序之余考古昔譜領於官其法最嚴隋唐而後譜局始廢世家寢迷其本始多而亡統遠而離宗芴芴然不可勝原矣官禮之陳本出汪氏自宋將仕公贅壻於陳子孫襲其姓而不能自還然類能以儒自振觀譜所載或總益州或按十道使或拜御史大夫不獨近世之水部公也家乘私史雖自相創述論著者據其所聞不能廣覽芴搜以會通其故驕駁不

倫亦無足怪今陳氏之譜自志達公而下字名官位壽年墳墓以及縉紳之詩文 朝廷之誥勅粲然如目見而耳受可謂備已汪出魯成公次子世言汪者必本周公而陳則虞舜之世胡公滿之裔也雖皆神明之胄而改徙貿置不無居同而殺人冒而奪之失識者嘗寘疑於其間以余觀之載籍其爲陳者蓋有四焉大舜之後以國爲氏者一也白氏自隋初改爲陳此萬年之陳二也魯相無後後以外孫劉矯此廣陵之陳三也侯莫陳之後亦

以陳爲氏四也鄭夾漈氏族之學最爲精審所臚列殆非一端而於官禮之陳奚疑况君子微獨辨姓之亟而禋身睦族之爲難陳氏官修職士修學民修業而定爲家規又扶善誦衰凜然以禮義相聯序同堂而處比肩接膝坐行拜起忠孝友愛之意可觸目而興也此其於敦敘之大本業無愧矣異日明鼇登朝疏請於 上以還將仕公之舊而竟水部之志未晚也語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余輒書以俟之

內江蕭氏族譜序

古者因生賜姓胙土而命氏其法甚嚴然氏族雜出爲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不可勝數矣而譜牒所載率犁然可攷至於近世絕無上所賜與下所更者一姓相守歷百千歲而不變何易簡如是士大夫乃有不知祖之所自問其門閥世系生卒之槩茫然不知置對者往往有之則宗法不行而譜乘之學廢也以故士無傳承鄉乏禮讓敝且仕族而庶人僭所繫豈微也哉蕭出殷微子以邑命

氏爲最初而獨貴晉宋間品過江僑姓以王謝袁蕭爲大至武帝踐尊位諸宗文采照耀江左沿及李唐繇瑀至遘八葉之中咸躋宰輔其盛極矣余同籍郡丞君九成爲譜則斷自元季思德公爲內江始遷祖不欲冒所不知者以爲重蓋其慎也思德五傳而爲都御史翀又六傳而爲御史世延以名德起家爲右族頃澄江守蒞鞏昌丞菖御史如松與郡丞君項背相望在西南數千里外而以行誼勲伐燁然聞於四方矣君獨念近者不親難以

內江蕭氏族譜序

古者因生賜姓胙土而命氏其法甚嚴然氏族雜出爲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不可勝數矣而譜牒所載率犁然可攷至於近世絕無上所賜與下所更者一姓相守歷百千歲而不變何易簡如是士大夫乃有不知祖之所自問其門閥世系生卒之槩茫然不知置對者往往有之則宗法不行而譜乘之學廢也以故士無傳承鄉之禮讓敝且仕族亂而庶人僭所繫豈微也哉蕭出殷微子以邑命

氏爲最初而獨貴晉宋間品過江僑姓以王謝袁蕭爲大至武帝踐尊位諸宗文采照耀江左沿及李唐繇瑀至邁八葉之中咸躋宰輔其盛極矣余同籍郡丞君九成爲譜則斷自元季思德公爲內江始遷祖不欲冒所不知者以爲重蓋其慎也思德五傳而爲都御史翀又六傳而爲御史世延以名德起家爲右族頃澄江守蒞鞏昌丞莒御史如松與郡丞君項背相望在西南數千里外而以行誼勲伐燁然聞於四方矣君獨念近者不親難以

所賞齋
卷之十五
十三
及遠藉令經濟足稱而敦睦未至雖其所立卓卓猶爲施之無本而不足貴也故其譜於先後名字爵謚年輩卒葬必謹書而備錄之以至德相講貧相周患相卹所爲萃渙合離者咸具焉冀以追先人不泯之精神於冥漠之中以及其所欲慈之子孫厥意美矣自是本末不悖遠近兼舉以成社稷生民之烈豈復可量哉夫言氏族者貴門閥忘禮教其敝寔繁昔人欲明譜學而壹救以忠厚庶鄉黨之行修人物之道長教化之風興而可與古參

余

吳規焉乃題其端

歸之

贈尊師少傅許公島新安詩序

余師少傅許公以歲辛卯致相事歸新安公之歸也門生故吏謂公受恩也厚不當力求去以自菲薄公則曰國本未建上遲疑不卽決吾以力爭忤意一宜去邊塞恃欸久弛備虜躡洮河當軸守故常不欲以一戰創之吾莫能持籌佐末議二宜去是時上重違公俞其請賜乘傳還學士大夫譁然高之大都稱公明進退遠殆辱以無譽於大

臣之誼而已不知公之一去有功於國家者大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得失橫於中則國計官方率徂而不暇顧有能蚤自引決以矯爲名高亦足快矣然以公觀之第小夫舐舐之爲非大臣體也當上意旁屬冀得一二人翼之事且不測公謂非一去無以明臣節而悟主意疏至五六上不休上雖聽其去而知公議堅不可奪事之萌芽因以逆折頃之上且下璽書罷遣邊臣大破和議

而西陲之捷踵至寔公發之也自昔柄事者多陰伺人主相上下又不欲自爲禍梯而因仍以嫁之後公不難慷慨引去以伐其謀蓋至國本安孟而邊亭臥鼓然後知公功在社稷非偶而已公爲人和平惇大不爲恃重乃大節所繫則侃侃無所回變蓋其寬也卽小夫孺子靡不飲其和而其介也至天子元臣無以奪其志此非古大臣不能也國朝閣臣首解大紳黃文簡兩公居多石畫若杜丘福之謀而黃臺之怨息散阿魯台之黨而紫塞

之風震其大者也然兩公奉魚水之歡而公當釜
鬯之隔其難易又有不待辨者公春秋方盛其在
朝也未嘗一日忘於歸在天下又安能一日忘公
出哉異日 天子念公功還之政府所爲計安天
下當媲美古人於嚮所稱二公奚讓焉公爲世庀
材大者梁棟細之椳闌亡所漏而小子某其一也
公行二三子相率前爲祖其情一聲之詩而屬余
序於首簡如此

孫仲可先生遜言引

余聞劉氏七略剖判稊文總百家之緒言人人殊
靡不經緯事物跌宕古今學足臻微智能釋結故
足述也兵燹侵尋古學掃蕩卽天不祿喪百有一
存世復與之疏闊蓋別集行而九流泯矣洞庭孫
子有懷四方阨而不試材高學鉅嘗事浸多著遜
言十有七篇余得而讀之君道則在君也臣則政
理則在臣也天測人架經史學尚家範則在人人
也大都原本六稊發揚時風按義指名依輔王道
鑿鑿乎與諸子臚列播於不朽其偉也夫去若干

所賞齋 卷之十五 七
載聞孫鵬初校而刻之時自詞垣稍徙瑣闥橐筆
之游寔偕朝夕屬敘而轉藏之孱陵其家

雅娛閣集序

古之稱詩者率羈人怨士不得志之人以通其鬱
結而抒其不平蓋離騷所從來矣豈詩非在勢處
顯之事而常與窮愁困悴者直邪詩非他人之性
靈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則情不深情不深則無
以驚心而動魄垂世而行遠吾觀尼父所刪非無
顯融膺厚者厝乎其間而諷之令人低徊而不能

去必於變風雅歸焉則詩道可知也余與王君德
載相聞也久一日橐其詩示余則所謂雅娛閣集
也君爵萬戶侯提方印結紫綬於腰所居爲兵衛
華腴之選胡志弗得而至爲詩與寒士角哉人之
挾才必有以用之才不用於世與用於世而不究
其材則必有所寓焉以自鳴譬之百川灌河苟不
循孔殷之道其鏗鉦鞀鞞奔溢而四出者勢也
國初藉將率之力經營四方恬嬉旣久熊虎之材
常戢而弗試雄心耗於日月豪舉夷於簿領藉令

韓白之倫有仰屋嘆耳德載者能忘其所欲騁而磊砢英多之氣盡剗其銛角無復存邪抑委於時之不逢命之當埃而第狎於貴富之樂爲也山澤之癯其薜衣蕙帶難於儕俗而孤風遠韻猶足以見奇而成名乃材不究於用而第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進不得爲度外之奇舉而退無以別於錄錄者之流令德載何以居之宜其停涵醞藉憤滿鬱積決焉而肆於詩也德載谿樓藏書千卷每篝燈展讀不夜分不休故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能牢籠載籍之菁華不爲靡曼剽奪之語雖其和平婉麗溫而不怒而情之所寄深矣夫古今功名之士不乏而能美其言者不輕使有之也德載所就若是又何羨邪或曰今天下雖平而邊書狎至海波震驚蓋時有之君行如大路蒲車得時而駕其詩當與漢饒歌唐雅同風何論今日夫夫也殆自抒其孤憤則可而持以論德載過矣余曰唯唯姑引其端而序之

瑞芝詩序

所賞齋 卷之十五
嘗覩載籍并攷圖牒必在上者以道蒞人德及庶
物斯有靈木神草儲祉效異非偶然之故也厥有
仙芝尤稱上瑞聳魏皇之雙幹挺漢室之九莖晉
都宮闕曾啟靈臺洛邑山川居然密地固以之薦
郊廟觴公卿騰歡一代流藻千祀可得而述已維
古青齊海方之一都會也我郡伯德門袁公以豈
弟之君子奉簡書而治之比及三年政成民乂風
化所浹神人以諧故能融液太和蒸而成瑞歲屆
凜秋之仲芝生郡圃之中垂以金蓋發其瓊葩爲

殿爲閣爛然紫赭之色非日非星灼矣紅藻之秀
晶光發於辰象靈華復於元氣仙人居上則車馬
疑飛神龍在下則風雲不去雖復晨敷者五競爽
丹田歲秀者三擢榮玄圃以彼絜此方之猶篋此
蓋惠澤旁流浹洽生類同唐叔之政故嘉禾踵異
軼召南之風則甘棠並美其與夫生於石室空傳
好道之言產自珠宮徒事不經之說者當異日譚
矣不然豈草木茵蠢無根而植不產他宇必郡之
齋扇其祥風以昭渥澤精靈符會一至此乎郭侯

宗堯輩十有四人公之屬也共覩殊禎悚神動色
歡抃不足播之篇詠豈將薦齋房而度曲蓋亦方
銅池而獻頌愧余半豹忻與一厘聊握翰鉛粗爲
序引若公治行宜書德政之碑留播士民之口願
以異日此不具論

五雲山十景詩序

余同籍兄弟在新安爲俞見臺君云見臺挾異材
敏寤揮霍事無留行始治巖邑入爲地官郎一邁
盤錯人方趑趄不前而君批郤導窾略無難色蓋

名聞京輦間籍甚握端州郡符未幾中讒得量移
以去過計其不遂而思樂已之樂也卽少讀書五
雲山登眺四顧將營菟裘老焉觀夫蘿峰若蓋蓮
巘爲屏烟裊三星雲縈萬壑綠淨與朝霞競爽白
沙共皎月同輝靈巖紫芝鶴峰馬嶺如伏如獻可
圖可歌洋洋乎賦詠盈卷軸矣而屬余爲敘嗟夫
以余之不才而憂天下者不敢忘也常冀得材者
共憂之二三子方爲君言其所樂以懈其中而誘
於外使君思自完其樂而忘世之憂也無乃不可

乎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
樂人已衆寡則必有分矣而樂未始異也故窮人
之樂以爲樂則樂偕失卽已之樂以爲樂則樂偕
得君行且柄事權當大受矣倘亦聞張氏之說乎
觀朝榮則思才英翫芝蘭則重德行臨清流而貴
潔覽蔓草以除殘觸類引伸皆政資也况乎人情
好動而難靜驅之生事則易而使之無事則難君
於是非毀譽之衝庶幾乎寵辱不驚而人已兩得
者由是出其恬靜澹漠者而與物共又未知孰爲
樂而孰爲不樂已則茲山也其果足以誘君而懈
其中也歟余知騷人墨士之所嗟賞於義或未盡
也而特爲之廣其說如此

環碧齋稿敘

環碧齋稿者余友祝無功詩也無功好爲詩去而
爲海陽余意簿書鞅掌劇於郡他邑非戴星而理
不可然君顧爲詩不廢他人拮据不暇者君從容
應之有餘邑有齊雲巖縉紳游者踵至君每與偕
遊遊輒有詩弟子員知君擅名理又時負笈問學

所賞齋 卷之十五
君與倡酬問答無不虛往實歸人人意滿去聞者
多恠君何有餘力如此余以謂世非治之爲治而
能不治治之爲治也故云治大國如烹小鮮小鮮
而燜之則魚爛大國而治之則民勞曹參爲漢相
日飲醇酒務匿人細過至與從吏歌呼相答汲長
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兩公者豈不能畢其智
力取斯民而磨厲之以市赫赫之聲哉不知赫赫
之聲至而民之病已甚矣君不居赫赫之聲而寧
爲悶悶之政蓋知民固自治而毋吾治之以也君

旣以無事休息其民民亦幸爲君所休息三年以
來因益得肆力於詩非獨不廢而已高適五十始
爲詩竟爲唐名家子雲則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
夫人亦各行其所安不必強同也余以詩書諷議
竊祿於朝而疇曩篇詠不啻減半殆精力有所用
不欲罷之此耳而君饒爲之嗟乎余欲棄去之如
雄君力爲之如適余若以間曹爲累而君顧不累
於巖邑此材不材之辨也君詩筆淋漓信其意興
所到而聲律或有不合向嘗規之近作清峭簡遠

往往中於法度而根柢前古如騏驥之奔佚節之
鑿和以駕五輅而行大道沛然非群馬所能及已
友人陳少明刻君詩傳同好余謬爲序以倡於簡
端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歲丁酉秋京師復當大比士府臣以請 上命中
允臣天敘典厥事而以臣某副之臣自壬辰濫竽
禮闈至是兩與校士之役而彌有感於人文之盛
也國家道化鬱蒸龐礪旣深且久蓋窮檐蔀屋咸

耀於光明矧京師建首善所自始與賢關之鼓篋
而游者皆四方所推擇百一之選也臣縱觀其文
輒歎曰技蓋至此乎其綜敘天人若秦越人之眦
疾隔垣而洞五藏也其引事理當否若庖丁奏刀
騞然而大輒釋也其方物出慮而通達大體若弘
羊之握筭而析秋豪也臣於此矍然有不寐之懷
焉雖然臣守官詞林抽覽故府於人材華實登降
之際未嘗不太息也我 二祖興建大業羅羣才
而器使之當是之時天地菁英縕而未流然士大

夫往往以體國爲榮自營爲辱駿聲鴻烈爛然至
今卽正統之末傾危極矣賴耆俊不二心之臣興
壞扶微而竟以安難難之天步絲歷而至弘正間
遺老彬彬質有其文者未盡也乃方內晏如或酣
豢於貴富而無爲其流至左事功右文墨與時恬
嬉而身家之念觴重矣 皇上英武同符 二祖
匈奴解辮臣伏海不揚波者垂二十年頃虜間渝
約內訌島夷與屬國相攻直疥癬憂耳當事者部
署其間四顧不給時哆口高談市聲譁衆者非少

也卒莫有一奮身而繫其頸者則信乎體國之難
已夫自營之與體國奚啻霄壤而士馳此如騫者
見華標而忘實蹈其積漸使然也臣以故按此品
士有能酌理味以融胸懷諳國故而需注厝斯華
實相副者也亟收之卽不然而華不逮實亦收之
其詭故畔經者雖搜奇抉異塗出幻化置不錄豈
臣之好文與衆異哉竊念國初之人訥於口而實
則有餘近日之人辯於文而實則不足實有餘者
難在身而利歸於國實不足者難在國而利歸於

身士至於利歸其身也世何賴焉臣誠不自揆思與世還淳也必自士始蓋自入棘以來心忤忤懼也已乃跂而思曰庶有一二體國者出而瑞於宗廟社稷爲多士先登者乎夫磁石不能引瓦也而可以連鐵黑蜨不能代犧也而可以致雨以彼異類耳而猶相應答如桴鼓如此矧士以實倡而不響然圖之如不及者非夫也詩有之彼都人士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藉令有都人士爲萬民望而又得一二人焉爲都人士望譬之和鑾在

御執策而臨康莊推之挽之奚適而不可異日者天子嘉其勞士紳讓其美四方載其德百世垂其聲雖與國初諸耆碩身名俱泰可也而臣不佞所藉手以報上者亦可少塞已錄將獻臣宐序末簡因具述其槩以爲多士規

獻花巖志序

距都城南三十里有崇丘茂林曰獻花巖者唐融法師觀心處也與祖堂天闕綺錯而居登臨之美爲一方最嘉靖中內翰石亭陳公遊而樂之攬筆

爲志流播於時去之二十載余讀書其地問之巖僧已無知者意嘗念之萬曆壬寅閒步西園沈君生子示公墨本手蹟若新同遊者相顧愕眙得未曾有於是歐陽惟玉請校刻之而屬余爲序夫公以雄詞奧學領袖玉堂其進於朝也掌帝制潤國猷卓爾以冠羣哲其遊於斯也暢天機栖顯氣脩然而遺萬物風華文采照耀林壑凡有識者疇不慕之矧是志也軼謝客之山居同楊銜之寺記使禪誦者知托遊矚者忘歸固僧寮之名蹟書都

之勝事也傳其可後是歲秋仲余與公孫延之吳肅卿陳蓋卿惟玉兄弟惟禮惟功葉循甫七人憩茲精藍迨於信宿下上巖谷消搖亭館陟高岡俯長江羣峰積翠以迴合楓葉流丹而映發莫不懷昔賢之高蹈撫遺編而太息乃相與剔蘚捫蘿摩挲碑板取巖中賦詠哀而錄之并系卷末嗟乎內翰作之惟玉述之一則品題山川宗廟之琳瑯一則激揚材美東南之竹箭後有攷者其在斯言

紀遊集序

昔王右軍欲遊汶嶺蛾眉終身不果子瞻謂山水遊放之樂最人生難必之事况以市朝眷戀之徒而發山林獨往之言宜其難也余鄉翰講陳石亭先生負高材勝情足跡半天下嘗云佳山水患不能遊能遊矣未必能詩能詩又未必能圖故先生每登臨之際輒繪一圖并系所賦詩於上卽時移境去一緡閱之舊遊宛然如在眉睫也先生旣逝諸圖散落人間爭寶藏之余見山東豫章二卷殆兼昔人之三絕覽之勃勃意欲飛動頃歐陽惟玉

得其手書紀遊集五卷則先生登覽之作班班具在學者得而觀之可爲冥搜者之指南臥遊者之譚柄不必如逸少之驚遠子瞻之苦難而手披目隨無非勝境詎非秣林之一快哉惟玉從先生諸孫延之遊文雅好事爲刻此編并先生花巖志以傳因見屬爲序余憶先生所至憑高遠眺舉杯搖筆其氣韻軒翥豈復知天地之大秋豪之小邪然徐考其平生行誼政事無不卓然可爲模楷者余少嗜詩賦登覽不啻如先生又塵點詞林之後今

所賞齋 卷之十五
老矣竟無一遂舊學消亡夙心若埽捧讀之第有
太息而已乃書以歸之且志余愧

彭比部集序

比部彭先生諱輅字子殷浙之海鹽人始仕清江
令已左遷南京學教授晉南北部郎既歸而歿閱
歲子潤宏集其詩文總若干卷名比部集云先
生少穎敏甚爲進士業夙拔儔類出輒收其科其
制義大傳於時及爲吏任真推分無所逢迎剗裁
之隙日讀書績文又工古詩歌識者推其能而上

官不悅徒學秩人多爲不平先生夷然不屑若更
以爲得也金陵饒佳山水時從賓客及帷中弟子
遊遊必賦詩以自見弟子之和者相屬片言當心
研味移日卽金玉珠貝不啻矣久之入比部益以
無事間合諸郎官眺鍾陵俯玄湖徘徊嘯詠篇什
日富當是時先生風華文采與江山相映發見者
以爲古人復興乃忌者以考功法中竟得罷此其
故蓋難言之矣先生既歸七子者出互相矜詡雖
其有名於時而詞調往往如出一人獨先生爲於

所賞齋 卷之十五
衆所未爲之時意氣高簡不少貶以就俗今讀其
集沖融婉秀卓然自名其家非實有過人者不能
然世率言七子而能知先生者鮮矣余兄伯賢雅
爲先生所賞識所謂帷中屬和者其一也意欲裒
先生之集以示知者未就而卒余嘗念之會潤宏
能脩其業而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仕不爲飾信心
而遊故多迂文不干名動以求真故常澹蓋合於
古必違於俗無足怪者先生旣不以彼而易此其
又何憾余嘉先生之有子而前緒可亡墜也輒序
其大略如此若世系事行具於志先生之壟者此
不著

陳石亭翰講古律手抄序

楊子有言斷木爲棊椀革爲鞠莫不有法而況於
詩乎古至屈宋漢魏六朝律至三唐而法具矣金
陵之詩陳顧爲稱首東橋先生批點唐音自言爲
用力工程業盛行於時頃余姻歐陽惟禮復得石
亭先生古律手抄若干卷彙括千百年之詩以爲
學者之楷法精且博矣惟禮旣寶藏之而手錄其

副以傳且屬余爲序竊謂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以同同者法也所以同者法法者也蒲且子善弋詹何聞而悅之受其術而以釣名於楚吳道子師張顛筆法其畫特爲天下妙學弋而得魚臨書而悟畫豈不相遼絕哉彼得其所以法而法固存也夫神定者天馳氣完者材放時一法不立而衆伎隨之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譬之雲煙出沒忽乎滿前雖旁歧詰曲不可以爲方卒其所以爲法者丙丙如丹噫此善學者也如吮豪而勘筆之豐省蹲磯以廉餌之浮湛詹吳且不爲况不爲詹吳者乎讀手抄者當以此求之斯無負先生與無負惟禮也已惟禮能詩精篆籀見於此編者規放歐書亦足見其緒云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六

序

寒松齋存稿序

鄉先生顧公英玉詩若干其子博士君巒集爲六卷而屬余序之余自束髮遊鄉校則聞霍呂兩公在南宮詢鄉薦紳廉直有聲者禮於其廬得赤貧者數人取廢菴院田資之悉拒不受公其一也夫人當仕進時或矯而爲廉至解組而歸功名無所企於前而困窮有所驅於後因改悔於末路者多

矣諸君子乃能老而彌勵如此豈不爲甚難哉公與李公爲臬副邵公爲御史姚盧兩公典名郡皆敝衣含糗屹不爲非義所動蓋南都重名檢薄利祿流風漸漬所從來矣而公又能以文學潤身大篇短章流傳人間與其兄司寇公竝轡而馳何其盛也南界之山川自岷江而下止於金陵扶輿清淑之氣蜿蟺而鬱積意非一竹箭所能當者必有宗工秀人恢竒瑰絕者出於其間矣然或志操文采互有短長而獨公能兼得之豈非難之難者哉

藉令能盡公之材其於振起頽風潤色大業何有而使之阨於讒以歿豈天之於人有不能兩授者歟抑公之取數也多雖窮亦其所固然者歟公之詩寓目寫心聲比字屬雖氣質渾渾不見刻畫而無一不中古法當時所相與賡和皆海內名流至今學者爭傳誦之不休然則讒邪媚嫉之人能困公之身而言之可貴卒莫得而揜也公歿去今五十年博士君手彙爲集令讀者卽此以求公之高風餘烈又嘉公之有後能傳其業而知公之世且

益顯則是編也殆廉頑立懦之助而微獨爲秭林之嚆矢也已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古之進說於君也莫盛於西漢晁錯賈誼恢偉博達覈於事而辨於言卓乎不可及已元成以降杜欽谷永摩切其君至敵以下所不能堪者往往有之詎不稱謹言哉而陰爲權臣所指授彼方俛眉阿色承其餘竅之不暇此徒以言爲市人貌而禽行者耳晁氏論建多爲石畫而不無峭急刻深之

意長沙凌厲揮斥極其剛心猛氣之所至以伸其辯其害於古獻納之理亦不爲少晚而讀劉向諸疏宛而篤溫而理惻怛而有餘忠輒嘆曰言蓋至此乎以彼指事深切若廩然危亡之立至宜以召恠而獲譴然其君甚感而嗟嘆之非獨不怒而已史稱向言痛切發於至誠嗟乎誼惟仗氣騁才雖盡下之朝不免於疎斥向惟發於至誠雖其不默而亦足以容無足恠者以觀於余友祝君無功何其有似於向也君繇令高第給事南垣垂八年以

一人攝六科事者且六年當是時火災疊見倭訐於東播起於西諸司多闕不補中常侍銜命四出人心嗷嗷南省言責獨屬君一人君疏先後不啻數十萬言自今讀之其引事當否較若畫一也如晁氏其指陳禮義當於國體也如長沙至於務積至誠披情愫以徐解於上紆餘委至有悚然而髮立或惋然而心痛悃悃款款溢於毫素間者此則劉向之言非錯與誼之言也以君奏報章疏仰稟於威嚴而下牽於文法於見有所不敢盡而用司

存復逆之格以發明臧否是非之情於詞亦有所束而不得騁且也隨機善誘合於古之所謂諷者最進言之妙用而或爲好訐者之所不察然而君之心則可觀矣夫君與向皆爲黃門給事中其官同向屬在內而憂及外君職在外而憂及內其忠同向言不得用鬱抑侘傺至托之九嘆以見志蓋有不得已焉耳 主上善用羣言鼓舞不測有始格而卒行之者有尼於此而復得於彼者君言業用什伍安知一日不霈然盡舉而行之此固君之

所賞齋 卷十六 四
遭而非向所敢望也君書上隨削其草門人汪廷
訥時錄而存之至是刻藏於家塾以俟論國故者
考焉而屬余爲序

由庚堂集序

李華嘗云有德之言信無德之言僞以彼自托於
人僞爭須臾之譽而君子覩其人不啻若觀火然
謝沈徐庾劉孝綽江總諸人摛英綴采上下今古
謂足以揚未顯之氣光不滅之名矣文中子一二
評之曰某織人某夸人某詭人而總之曰古之不

利人也至王儉任昉之約以則也思王之深以典
也則斷然以君子與之而不疑夫人之品格若福
澤異矣而一決於其文此古之所謂知言者也大
中丞崑巖鄭公弱冠登朝能執法與要人抗業矯
矯名動一時已歷儀曹典選部委蛇容臺澄敘官
方錯綜禮樂識洞而學益融迨撫東省與今延鎮
紆籌決策雲動雨施士荷陶冶之功人戴回蘇之
德學者間聞其緒論默然而思有薄游夏趣淵騫
之意則公之所存可知已乃今得讀公之集澄澹

泐洋疏六籍之奧窅闡羣生之理性內無蔽志而外無傷格支詞冶語不擯自黜與文中子所言約以則深以典者適有合焉斯其爲君子之文非歟公少博攻典墳洞覽流畧說者謂公孫喬銅鞮伯華不過也其爲言豈不能掣電流虹震鐺耳目然多聞見而守以卓約磅礴而一不使有餘微獨爲有德之言而公之後福亦畧可窺矣公方年盛學益其事功進而未止頃特萬里一息之地耳異日握化樞建大業必有未盡之畧使膏澤流於宇宙勲名垂於鼎彝以翼國家中興之運非公而誰同志者旣刻此編以傳而謂余序之夫功德與文章古難兼有公之盛也德根於中而功若言從之公之所以盛也余故特著於篇俟論世者考焉

弗告堂詩集序

夫詩以微言通諷諭以溫柔敦厚爲教不通於微不底於溫厚不可以言詩古十五國風而魯詩者獨參周殷而列於頌蓋齊魯嫺文學而周孔之風教其漸被者所從來矣明興作者如邊廷實殷近

凡賞齊 卷一六
洗洋疏六籍之奧窅闡羣生之理性內無蔽志而
外無傷格支詞冶語不擯自黜與文中子所言約
以則深以典者適有合焉斯其爲君子之文非歟
公少博攻典墳洞覽流畧說者謂公孫喬銅鞮伯
華不過也其爲言豈不能掣電流虹震鐺耳目然
多聞見而守以卓約磅礴而一不使有餘微獨爲
有德之言而公之後福亦畧可窺矣公方年盛學
益其事功進而未止頃特萬里一息之地耳異日
握化樞建大業必有未盡之畧使膏澤流於宇宙

勲名垂於鼎彝以翼國家中興之運非公而誰同
志者旣刻此編以傳而謂余序之夫功德與文章
古難兼有公之盛也德根於中而功若言從之公
之所以盛也余故特著於篇俟論世者考焉

弗告堂詩集序

夫詩以微言通諷諭以溫柔敦厚爲教不通於微
不底於溫厚不可以言詩古十五國風而魯詩者
獨參周殷而列於頌蓋齊魯嫺文學而周孔之風
教其漸被者所從來矣明興作者如邊廷實殷近

夫李伯承馮汝言李于鱗輩先後鵲起家有其書以古若彼以今若此其燮奕也以觀念東于公詎不信然公英名赫實爲士品規跡其廻翔中外餘二十年淹抑之歎畧無干其慮者顧日與白足赤髭之侶牢騷歷落之士提唱宗風揚摧雅道經史之外茗椀鑪熏法書名畫位置雅潔入其室者蕭然如覩雲林海岳之風蓋公標格令上天宇清真雍容謙和聲華自遠故其詩不激而高不刻而工雋永藏於溫醇纖穠寓之雅澹所稱治世之音者

非耶昔李白有詩人之材而無其識杜甫有詩人之識而無其度故言非世法動迂於時輓近世家相凌競斌斌盛矣乃灸輶以畔經詰曲而寡適者往往有之公刮抉浮華獨妙閒曠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者旣與邊李諸公相鴈行而升歌廟堂和情理俗尤足與奚斯史克相終始然則少昊之墟蒙羽之野終不夷於邶鄘曹衛者非魯能重公公誠足重魯也已余負疴屏跡綜理稅文知公所詣無遜大雅輒錄若干首用垂矜式夫世有心賞之

士知言之人斟酌中和節度流競者將於是在其必讚歎愉悅犁然自解又何待於余言

陶靖節先生集序

古者賢士之詠歎思婦之悲吟莫不爲詩情動於中而言以導之所謂詩言志也後世摛詞者離其性而自托於人僞以爭須臾之譽於是詩道日微余觀漢魏以逮六朝作者蝟起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者阮步兵左太冲張景陽陶靖節四人而已靖節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真推分忘懷得失每念

其人輒慨然有天際真人之想若夫微衷雅抱觸而成言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譬之嶺玉淵珠光采自露先生不知也其與華疏彩會無關胸臆者當異日談矣梁昭明太子嘗手葺爲編序而傳之歲久頗爲後人所亂其改竄者什居二三竊疑其謬而絕無善本是正頃友人偶以宋刻見遺無聖賢羣輔之目篇次正與昭明舊本脗合中與今本異者不啻數十處凡嚮所疑渙然氷釋此秣林之一快也吳君肅卿語余陶集得此幸不爲

所賞齋 卷十六
妄庸所汨沒盍刻而廣之余乃以授肅卿而并道
其始末如此肅卿名汝紀新安人今卜築金陵觀
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玉露堂稿序

寶幢居士顧姓諱源字清甫金陵人也少負雋才
襟度曠逸翩翩有奇氣好古文辭與顧司寇璘陳
侍講沂陳明府芹盛大學時泰嚴山人賓姚鴻臚
澗相友善家多樽罍鼎彝彝法書名畫摩娑玩味欣
然獨笑久之得古先生之書而好之精思出要諸

理盡廢至今傳其書與叔夜過庭相出入雲山點
染兼宋元之致早猶盤旋能妙間晚多率意爲之
迥有出塵之格而意態畢備旣成題詩其上大都
泠然出世語異以發起聾俗非爲畫設也今讀之
雖刊落一切而豪宕不羈之意尚隱隱於楮墨間
居士殆古高隱者流以禪栖爲寄者邪余鄉名德
不乏而留意宗門者惟殷宗伯邁葛別駕清其人
居士若不甚與之接不知何故尚憶余弱冠讀書
天界報恩二寺路旁松栢成行皆居士手種居士

所賞齋 卷十六
冠維摩巾緇衣僧履旦夕經行余時時見之癯然
松鶴姿也會困公車業未暇扣其所存頃屏棄世
緣思見若人者與之探討而居士之逝久矣聞居
士家禪室雅潔人跡罕至奉梵像其中日作淨土
功課然所爲詩言言冥契其得之叅悟者多已平
生屬綴半就湮沒恐哲蹤妙韻從此遂絕乃購求
所知排續爲編傳之同好嘉言美行十不紀一使
後生英妙不得盡聞前輩之風度惜哉昔昭明有
言讀淵明集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可廉
懦可立余謂三復居士之詩安知無更進於是者
存乎其人而已

蘇叔大集序

蘇叔大嶺以南人也嶺表犀兕玳瑁海錯蠙珠行
於四方而以文學著者始曲江張公至國朝彬彬
稱極盛已以余所睹記叔大其一也竊惟元季以
來詞學纖靡迨弘德間李何輩出力振古風學士
大夫非馬記杜詩不以談第傳同耳食作匪神解
甚者粗厲闡緩扣之而不成聲識者又厭棄之而

冲夷雅澹之音乃稍稍出焉余觀嶺南自五先生而下言人人殊而爾雅有則温和甚美誠枕苑之先鞭詞林之正軌也叔大年踰弱冠紹爲箕之業韞席珍之寶抗跡紫宮策竒清漢在旦晚間耳而材能高世志在藏山詞文藻績情致顓篤一何工也今讀其集登高覽勝窮二都之壯麗傷離喜邁盡羣英而梯接每有綴屬靡不涉其源委寄之衷素故能剔抉浮華直舉胸臆剷削竒詭獨妙閒曠豈其和聲順氣鬯浹心膂緇磷遷染不得而施者邪抑亦嶺南諸君子風流具存譬之莊嶽而齊語者也余每晤叔大循循文弱如不勝衣而語及當世扶義疾邪皎然有不可回奪之氣異日者功名節槩當趾美曲江不獨以文學名而已因書其簡端以俟

青谿山人詩集序

古今稱詩莫盛於李杜學者誦其詩莫不思論其世至爲譜其年以傳蓋自毛鄭以來皆然不知羔羊兔且考槃碩人其人之進退隱顯往往自見於

詩有不待譜而知者故李杜之詩編年爲序豈獨
行役之往來交游之聚散與夫文稅之變幻犁然
可攷而時之治亂升降亦畧具焉昧者取其編門
分類析而因詩以論世之義日晦余嘗歎之以觀
明宇周公之集何其有會於余心也公博覽強記
於書鮮所不窺方起家輒爲水部備考一書於考
工記又剖析羣言多所闡發此公之不苟於其職
而亦可以觀學也間以其餘力尤喜爲詩自起曹
而出有防海稿督學稿行河稿頃雖巖居川觀而
公之志方壯學方進其柄於朝以潤色太平之業
未有量也而就余之所見者已可傳已曩公在揚
徐赤地千里枹鼓數驚而中州當大稔之後文敝
士弛公除姦振壞去其疾苦而誘進其秀民遂以
無事故得與賢士大夫登覽山川品題名勝而客
之喜文詞者相與屬而和之其見於集中者皆是
也蓋公所至必有詩其出入交游憂思愉快所自
爲紀者甚備後之讀者低回吟諷而跡公之施於
事者不必卽其貌望其廬而一撫卷皆可得矣視

彼毛鄭李杜之譜仰思於千百載之上而追錄之
爲何如也然則卽謂是編爲詩史無不可者公詩
卓然能名其家覽者自能得之而余獨論公之繫
於世者令來者有考焉集中隱顯畢具而獨系曰
青谿山人者蓋在勢處顯而不忘隱約公所以志
也

劉元定詩集序

古之執一道也神定者天馳氣全者調逸致一於
中而化形自出此天機所開不可得而留也勃勃

乎乘雲霧而迅起蹕厲風輝驚雷激電披拂霍靡
倏忽萬變則放乎前者皆詩也豈嘗有見於豪素
哉古作者流或以散鬱結之懷或以抒經遠之致
觸遇成言飛動增勢此物此志也世人把三寸柔
翰鉛摘緹油心量而手追隨步武之後躡其遺塵
此寧復有詩也邪劉君元定產自卿門升於文陛
風塵獨出貴富不緇每有篇章直取胸臆蓋藻繪
未施而神情自邁與夫立木置塗望洋嚮若者當
異日談矣以彼生三楚歷二京徵造化之程考文

章之跡卷有萬覽之半於袁豹州有九游之類於李固用能根柢文律蕩滌詞源將見習於通方豈相沿於跼步是故神淡而氣藏語出而機溢等諸王勃無假片詞方之揚雲何慙少作彬彬然見於此編可諷也自是襟靈彌啓日新其業變化成一家之體鼓動包四海之名當令白傳遜其步驟玄晏相爲題品余之授簡愧爲先鞭云爾

南遊草序

孔子刪十五國風而爲詩大氏以微言通諷諭壹以溫柔敦厚爲宗是時楚詩以僻左未錄于太師至屈平者軒翥詩人之後一放而爲離騷繇其忠憤感切不得已而出此後世輒名之楚詞而爲怨詩者咸歸之甚者情匪鬱伊而鬻聲釣世如七諫九懷之流類矜激乎一致蓋無疾而呻吟非其質矣嘗觀江河之在中國演迤千里汨然浩然耳至於巖嶮崩劣與波撞衝惟於龍門三峽則有之非水之大凡也藉令銜左徒之餘聲失黃鍾之正響是欲水皆三峽龍門也詎不爲利涉者病哉余友

趙君安甫以楚之異才飄纓華省時翕然以爲得人未幾要人竊弄威柄天部諸名士盡徙之南君得南儀曹不調者且七載君恬然不少見於言面作爲詩歌絕去忿悁寓之雅澹蓋和平幼渺之音莊士仁人之度而與窮愁侘傺者不同日語矣夫莊忌王褒非江潭汨羅之產而自托於楚聲君生荆江鄂渚之間乃不逐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彼其材固升歌廟堂和情理世之具而非隨俗雅化者所能及也君年方盛文學事功皆進而未已異日者賡康哉之歌作穆如之頌以黼黻大業者必屬之余知楚聲果不足以目君矣

常談考誤序

昔賈逵鄭玄皆以通人模楷來學然或博而不精或精而不博求全之流猶有遺論自非抽裂帛檢殘竹繙小酉之逸典盡天承之藏書翼以該練於稽古固已難已劉顯十對其九張綰百闕其六以彼秘文與帙耳目不經卽間有未諳猶足響千古之牙頰乃若篇籍遺文世所常引或不攷其原而

迷沿瞽襲恬不知寤亦或粗挾時名著述自見者

輕搖筆端動多譌舛至有闖左氏門學士濫觴尚

書之誚不其甚乎余攤書會友語次嘗爲是正而

未能盡筆之書頃明宇周公作常談攷誤一編令

學者遡流窮源引伸觸類因以洞俗學之非爲考

古之漸真稊林之一快也往蘇子容聞人語故事

必檢出處坡老每有著撰雖目前事率令少章叔

黨諸人檢視而後出其精審乃爾明宇公之用心

於兩蘇豈有異者以上下古今足以鍼膏肓而起

廢疾當不獨正常談之誤而已公門人何君躍龍

司李京兆欲梓傳公書而以是編先之因屬余題

其簡端

清賞集引

古今著作垂於編錄者不可勝原矣而小說九百

本自虞初如張衡所賦者何其富也近世韻人勝

士若林洪山家清事之書趙鵠洞天清祿之集雲

林譜石洛陽記花酒史茶經解頤撫掌其流寔繁

卽無當於大道而要爲賞心悅目之資不可廢也

禾川包彥平英敏動俗符采射人少綜博士業久
厭棄之以紱冕之門獨遊山木擅經綸之緒高步
烟霞摠括流畧汎濫篇籍攷古者托末契而推三
益抽毫者覽清規而輟九攻固吳中之俊人詞苑
之秀出者已頃以披閱羣籍當其會意撮爲一編
余得而讀之蓋隨方滲漉於何不涉關乎詞翰倍
所用心自此揮塵者借其談吐據梧者助其呻吟
登覽者以爲指南討論者資其練證雖君之才未
盡百一而觀一節知侏儒矣嘉歎不足忻爲之引
至於三部盛作七志良書必有皇甫序而傳之請
以異日

王氏家乘序

金陵人物衣冠之盛莫踰於國朝蓋以名德位尚
書者至二十有三人冢宰張公銘善周公時中僕
公斯曹公義倪公岳司農梁公材王公晞吳公文
度周公金秩宗倪公謙鄒公榦童公軒司馬齊公
泰胡公汝礪王公敞王公以旂司寇周公禎端木
公復初周公瑄張公瑄顧公璘司空陳公恭劉公

麟項臂相望爲海內所欣豔其勲業備載國史學士大夫能言之王公敞別號竹堂使絕域服其君臣誅逆藩不波及於脅從其才器卓然有過人者東橋先生嘗言公當廕舍其子而予從子企年未六十急流勇退卽此二事今人還能之否其推服之至矣余少好講聞鄉前輩懿行欲擬昔人作金陵耆舊傳一書因循未果公諸孫振宗一日持其遺書并制誥贈遺之文以相示且欲詳載累代世系事行生卒於編總目曰家乘而屬余爲序竊惟

古有四姓尚書領護而上爲甲姓九卿方伯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四姓世推爲鼎族百家婚宦皆不敢與其重如此自譜牒之學不明而宗法廢至於士族降而庶人潛流敝極矣竹堂公廉節皎然雖甚貴而無厚畜去之數十載子孫赤貧至無以爲家此其官閥人物皆氏族家所崇尚而世不知賢重之可歎也雖然昔人言尚官尚姓與尚詐其敝相承若夫子孫能立身揚名於世眠以世祿爲不朽者豈不爲

尤賢也哉桓鸞之女夫少亡刑耳自誓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以彼閨閣者流而知砥行爲急況讀書爲士君子欲繩其祖武顧自力如何耳生其勉之吾日以亢宗望生矣

杜日章集序

杜君日章者關西郿族榆陽上將尊人鳳林公握招搖之柄位日月之際旣已一鼓而抗皇稜三戰而禡夷魄君符采驚人風猶擅世金滕玉版欽承

避席之談玄女黃公夙奉過庭之教時建旗推轂踏軍褰旗固矯矯乎上國之虎臣先登之駿烈也乃以百戰之隙績三餘之學薛仁貴之經術杜元凱之傳癖庶幾近之且也客集鄭莊之驛友命嵇康之駕每白雲帶嶺素月流天未嘗不賡和詩歌激揚琴酒登山臨水無非宋玉之詞高閣連雲遠軼安仁之興此又儒術之結習非將門之常談矣古稱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兼斯二美自昔爲難若乃詞林學府咸縮於心樞武節忠規並推於意匠

非君通材孰能與於此乎嗟乎士立功爲上立言次之君世荷國恩才稱家寶謂當鞭笞四夷埽除羣醜近留形於麟閣遠勒石於燕然與夫耽方策之陳言懷空文而自見抱膝園廬馳精竹素者異矣頃方內雖寧貢款難恃邊徼之地未盡驛兵也君顧分前籌弄柔翰居然與寒士角豈欲寄其雄心同結髦於玄德抑亦待時而動擬據鞍之越石余不能知已諸文士篇詠言人人殊大都如愆憑之者余懼君狃於其言而爲斯業所誘也爰序以

問之

禪寄筆談序

張衡賦二京言秘書有小說九百本自虞禩其來尚矣史遷有云天道恢恢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此何可廢也顧漢人纂述百不一覲時俗所傳浮淺不經往往以怪妄雜之雖篇籍浩穰於世奚補焉貞亭陳公示余近著禪寄筆談一編余伏讀之蓋羽陵蠹書西陽逸典公所馳騁上下旣精且博故沈研奧義擿發異聞皆足以是正前人指南來

學而一二感慨之言尤有裨於時事非僅僅與裨
官者埒而已昔孟德嘗自詡曰世老而能學者吾
與袁伯業耳蓋難之也公罷二千石歸僧寮儻讀
如寒士風書成板行至鬻屋以成之余謂卽二事
足爲執林一段嘉話矣豈獨以能學稱者哉公所
論著尚多有之此特其一端云

何仁仲留都篇序

留都 高皇帝大業所起也鳳舉爲臺龍蟠設險
昔時割據擅六代之豪華今日太平爲一王之豐

鎬簪裾綺錯文雅響集和五品者振纓以抒策賦
二京者抽豪而揆藻所從來矣何子仁仲自羈卅
之年從司寇而至業有篇章播於詞苑頃復自詹
府移官銀臺江山見若故知烟靄取之肘掖於是
休澌考勝以文會友扳天闕浮秦淮望玄湖登繖
嶺徘徊乎江流盼仰乎 鍾陵竹洞花關僧寮眞
館莫不恣其清機頽然自放故能宅遐心於事外
得佳句於物表疏導性靈含寫飛動疊疊乎與山
川競爽矣留都涵泳 皇風垂三百載山水清佳

民物康阜而又得英儒瞻聞之士鴻筆麗藻之客以謳吟而潤色之仁仲其一也彼托跡壠畝系心風塵勝在跬步過而不留者有以誘之耳仁仲能就都會之輻輳挹林泉之清曠冲襟雅懷有足多者然非逢世休明亦疇能致之竊謂是集也厥勝有三地勝一也才勝二也時勝三也余學謝青箱序同玄晏微獨旌仁仲之嘉藻蓋以紀昭代之盛焉

余聿雲偶記序

自千古以降八荒之內縱橫數萬里上下幾千歲秘編奧錄奇事異聞層見疊出不可勝原矣學者顧知其一不知其二得於此或遺於彼此無異繇蓋曲士寡聞窮陬鮮識學未通於流畧見方局於蠡管以故流傳之文畔散不屬得一察焉以自好斯已難矣若因一事以尋其餘執片言而窮其類珠聯璧合纍纍然備詞林之觀者未之覩也余君聿雲標準時英漸涵庭訓闕才獨出雋聲布於三輔達人間峙門德勝於一時蓬山芸觀之書玄扈

紫宮之記魯壁斷簡汲冢遺編靡不日覽萬言胸
藏二酉矣是以雕章摘藻人推傅毅之才探往知
來衆遜馬融之博乃能抽諸腹笥手自牒書攬撫
十載必提其要區分羣品以彙而從駢珠擷翠代
異而事偕綴玉揉金人懸而跡合譬之富人儲材
棟椽枅栱雲委山積而匠石得之遂應手不窮犁
然就緒自是隸事者資以應敵綴文者仗以美詞
博古者借爲紺珠清言者持爲談柄非秭林之勝
事也哉方士挾一經不兼他伎君獨能蒐羅兼羣
籍之長撰述成一家之體不謂之奇不可也君文
筆翩翩鬱爲國寶三千運北搏羊角以垂天九萬
圖南比鵬程而矯翰其爲才美詎盡此編而嘗鼎
一臠亦可以知味矣

墨苑序

上古典策以竹梃染漆而書迨魏晉所用則延安
石液之類無近世所謂墨也陸雲與兄書登三臺
得曹公所藏石墨數十斤是已沈存中帥鄜延猶
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而中原近

無此物有唐始立墨官以上黨松心爲佳故易水祖氏爲最著江南奚超父子獨步古今亦易水產也然名存而物不可見矣後世潘谷張遇常和翁彥卿之流代不乏人如葉世英造仁壽宮墨葉邦憲造復古殿墨劉士元造緝熙殿墨秬冠時流名徹黼辰抑何盛也明興作者莫踰新安而羅氏益有聞然墨之色澤臭味以天質勝而以金珠龍麝雜之譬諸高材勝人而生綺紈之家寧不損其韻度哉頃日增雕飾以塗人之耳目而物料精好又

非羅比雖馳譽一時不足貴也程鴻臚君房博雅能詩文而心解和膠點漆之法自謂古人所未及近以數十丸與墨苑遺余嘗一再試之輕乾黝黑入研無聲蓋備墨之衆美而體制精妙種種擅竒至令人應接不暇豈世之所豔在是雖君有不得而盡廢者耶昔常和鬻墨少室取其羸創三清殿而不以自給潘谷者墨旣精美而口不二價士或不持錢以求無多寡與之此其人品要有過人者而後能不朽於世相傳和墨歲久鋒可截紙至子

所賞齋 卷一六
遇不爲五百歲名而減膠售俗稅日以下噫孰謂
一喻糜之細而可苟也哉君房豪爽磊落之才不
究於用而一寓其奇於此宜其非常墨所能髣髴
也余於 交戟內嘗識君尋余杓鑿於世君亦投
劾南歸以四詩贄余金陵蓋崎嶇患難之餘而得
相講於紙墨文字之適亦足樂矣濱行以此編屬
余爲敘聊述余之所感而歸之

盤山語錄序

老子古史官也聞先聖之遺言閱其廢墜著五千
言以存之古謂之道家道也者清虛而不毀萬物
上古南面臨民之術也而豈異端者哉古道不傳
而世儒顧以老子爲異多詘其書而不講至爲方
士者所托於是黃白男女之說皆以傳著之蓋學
者之不幸而亦道之辱也近世七真者始壹意清
靜之說擯棄有爲以復還太上之舊其功甚偉顧
世人耽玩小術未能從之爲可嘆耳一日晤張希
陽子於金陵言與余合謂盤山語錄在修真十書
學者多未之見欲刻傳之而屬余一言余少喜是

書不必鉛汞龍虎別安名目與化金御女自墮旁門孳孳然獨治心養性之爲務此七真之正派也而希陽子能知而表章之其識遠矣夫方士言長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養性之卽爲長道而不亡嗚呼得是編而讀之其皆能有瘳也夫

刻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記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聖人之教不同也至於修道以復性則一而已古之博大真人澹然

獨與神明俱與聖人洗心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固不同也況大慈氏夢幻其身塵垢其心倜然高舉於天人之表獨示萬世以妙湛元明真如自性與中國聖人之教豈必其盡合哉晚而讀華嚴乃知古聖人殊塗同歸而嚮者之疑可渙然冰釋已何者華嚴圓教性無自性無性而非法法無異法無法而非性非吐棄世故棲心無寄之謂也故於有爲界見示無爲示無爲法不壞有爲此與夫洗心退藏而與民同患者豈有異乎吉甫觀

法界品五十有三人爲比丘者僅數人耳中如大光之淨修明智之福德勝熱之刻苦大天之怪異主夜之幽陰童子之嬉戲靡人不證靡法不修舉足而入道場低頭而成佛事灑埽應對得君子之傳日用飲食知中庸之味孰儒孰釋奚異奚同然則心佛衆生一法也理智行門一心也譬之若大海然其源無首其流無尾而世出世間煩惱真諦無不波瀾于其間卽外道闡提逆行魔說求自異焉而不可得此非所稱大莫能載小莫能破者何

以當之說者顧言司馬君實知佛而不談曰吾以爲孔子地也余以謂能讀此經然後知六經語孟無非禪堯舜周孔卽爲佛可以破沈空之妄見糾執相之謬心上無蕭衍之禍下無王縉之惑其爲吾孔子地也不益大乎經自東晉已來斯土而梵帙重大艱於行遠瞿君汝夔始改方冊以廣流通是役也余寔贊成之爰述大綱以祛世惑若夫方山長者之論至矣盡矣在學者刳心以求之而已



